

# 潮州方言咸深摄音韵层次及演变\*

徐宇航

**提要** 文章通过考察 19 世纪罗马字语料,分析潮州方言中古咸深摄韵类的音韵层次及其演变,并借音韵层次分析结果,证明 20 世纪中后期潮州方言 -m/-p 韵尾演变的影响音类为晚近官话层次音类,且这种“层次互动”引发的音变现象可丰富并补充“鼻音、塞音韵尾演变”理论。

**关键词** 潮州方言;罗马字语料;层次研究;韵尾演变

## 一、引言

19 世纪罗马字语料已留意到潮州方言的字音异读问题,多数语料在前言中指出潮州方言“一字多音,层次复杂”的特点,并在正文中记录异读音类。书塾诵读的传统已不见于今天的潮汕地区,梨园潮剧仅有少数人欣赏传唱,最能保持“正音”的场所与民众的生活渐行渐远,罗马字语料记录的“正音”“白音”“口语音”在一百多年间也发生了相应的演变。本文考察了出版于 19 世纪的 12 本潮州方言罗马字语料<sup>①</sup>,分析中古咸深摄音韵层次及其演变,并借层次分布及演变情况,讨论 20 世纪中后期潮汕地区普遍发生的咸深摄韵尾演变现象起始音类及演变步骤。

---

\* 本文为澳门大学 SRG 项目“粤琼闽语音韵演变与历史层次研究”(项目编号 SRG 2020-0003-FAH)的成果;调查亦受助于香港卫奕信文物信托基金项目“香港闽南渔民方言来源探究”(项目编号 HAB/C 27/9/124)。

① 所分析语料包括: Ashmore (1884)、Dean (1841)、Duffus (1883)、Duffus 和 Gibson (1889)、Fielde (1878)、Fielde (1883)、Giles (1877)、Gibson (1886)、Goddard (1883)、Lim (1886)、Steele (1924)、The author is unfound (1896)。这批语料的基本音系皆潮州府城方言(即今潮州市区)音系(徐宇航 2013),故本文直接用潮州方言指称语料所记方言。

在具体分析韵摄音韵层次问题之前,先审视罗马字语料对研究层次问题的优缺点,并确定本文讨论层次现象的方法。罗马字语料体量庞大,记录丰富,且记录实际音值,兼收口语音与读书音,是研究层次现象的优质材料。但是,因编写局限,在肯定罗马字语料对层次现象研究的价值之余,也要注意罗马字语料对层次分析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罗马字语料是为习得语言而创造的教科书、字典,并非为研究层次而编写的语言学专著。其对字音的收录,会因调查深度、编写时间、编撰目的的不同而参差不齐,对异读的记录更甚。因此,客观来说,罗马字语料没有记录异读,并不能完全说明该字不具备异读可能。基于此,19世纪具有异读现象而今天没有异读,可说明异读的演变。今天具有异读而19世纪没有异读,则必须联系汉语音韵史、本方言音韵地位邻近音节的表现、其他方言表现等情况,才能确认异读的存在与否。

第二,罗马字语料所记录的异读,既包括与层次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白异读,亦包括层次研究须剔除的别义异读、训读、误读及多音字等现象。因此,层次描写须从共时语料比较与历时方音对照两个方面出发,并联系古音类型和文字书写变化现象。仅有一本语料记录,在今天本方言及同类方言中全然不见的音类,须慎重对待;对因有多个中古反切造成的异读,必须剔除。

第三,由于罗马字语料对音节的声母、韵母记录准确度远远大于对声调记录的准确度,加之借入外来层次音节的调类与本方言的调类未必直接对应,罗马字语料只记调类,不记调值的做法,不利于判断外来层次音节的声调。

第四,多数罗马字语料侧重口语读音的记录,对读书音记录的语料,仅限于“字书”,并无说明读音所辖词汇。因此,以罗马字为材料考察层次现象,无法运用“词汇条件分析法”。

基于此,层次研究须以今天的调查成果,补充罗马字语料的不足。本文在今天方言异读现象描写中,为具有异读对立的音类加入读音所辖词汇,弥补“有音无词”缺憾。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音韵层面为主,通过考察19世纪罗马字语料,对19世纪潮州方言咸深摄异读现象的分布特点和演变情况做表格式描写、论述,并与现代潮州方言的异读做比较,讨论各音类的分合和演变。在描写异读现象之后,综合讨论潮州方言异读现象在一百多年间的变化趋势及其成因。具体操作程序与步骤包括:

第一,音类单位分析法:从19世纪罗马字语料记录的潮州方言异读字

音入手,以音类为单位,找出异读音节产生对立差异的声、韵、调中的哪一项或哪几项,分类对应。

第二,土人感辅助判别法:分析罗马字语料“正音”与“白音”区别,并结合现代方言中的土人感,整理出同一语素在不同语汇上的读音差异,找出土白与文言的对应关系,以此作为层次铺排的重要参考。

第三,条件互补同层法:参考普遍音理,观察音类分合与条件分布等现象。具有演变承袭性质及互补分布音类的归为同层。

第四,汉语史参照法:参考汉语史研究成果,将19世纪的异读现象与上古音、中古音联系起来,并参考晚于中古音系的近代汉语研究成果,综合考虑层次相对时间先后。

第五,同类方言参照法:由于潮州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谱系关系非常密切,根据同类方言有类同层次的原则,对异读属性的确定,本文也将以福建等地闽南方言音类分布及分合情况作为辅助判断参考。同时,潮州方言与邻近的客家方言、粤方言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在讨论异读现象时,也将以粤、客方言作为参考,确定潮州方言音类的来源。

第六,系统参考法:异读并非单一音节的个体现象,而是具有系统的群体类型,相同音韵来源的音类通常具有类似的异读表现。因此异读音类的排列可以中古音系为参考坐标<sup>①</sup>,将音韵地位相同的音节归类铺排。不同时代、地域来源的音类叠加入方言,可能存在“异层同读”<sup>②</sup>现象,此时以系统性原则作为规范,可使层次排列严整有序。

第七,多层铺排法:由于音类多次叠加与文白异读的二分规则具有矛盾,因此,文白异读是层次分析的重要参照系,但本文的层次研究同时考虑系统性原则与相对时间顺序,并根据上述判定层次原则,设立多层架构,以更好地表现和区分层次。在层次铺排中,仅有两层的文白异读现象,“层次1”表示白读

---

① 关于闽语层次研究是否可以中古《切韵》音系为参考对象,学界存在争议。然而中古音系无论是否可以作为闽语层次研究的参照,它必然可以作为音类排列的参照,否则,具有异读的各个音节,无法以系统的方式展现,这对层次分析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缺憾。因此,我们以中古音系作为参考坐标,以此坐标作为音节归类铺排的框架。必须说明,我们以中古音系作为坐标,并非以《切韵》作为层次的断代标准。

② 所谓异层同读,指叠加入方言的不同层次读音,彼此形式一致的现象,参杜佳伦(2014)。

层,“层次2”表示文读层,如因系统性原则等需要而只有“层次2”“层次3”或“层次1”“层次3”,则“层次1”“层次2”表示白读层,“层次3”表现文读层。在有三层异读的现象中,“层次1”表示白读层,“层次2”表示旧文读层(或称新白读层),“层次3”表示新文读层。如层次更多,则以此类推。

第八,单一类型诠释法:层次研究是基于音类整体架构的系统研究,同时也是不同音类演化的个体研究。一说“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承认层次分布的系统性特征,但亦不磨灭任何异读对立的特殊性。故在系统分析之下,将着重说明与解释与众不同及分布特征、规律异常的音类,以求系统编排工整与音类分布规则的双重目的,在系统结构下研究“每个字的历史”。

第九,层次历时对比法:将19世纪语料的异读现象与今天潮州方言的异读现象<sup>①</sup>做历时比较,寻找异读演变和层次互动的规律与趋势。

## 二、咸、深摄音韵层次描写规则

本文遵照上述音类分析法原则,以咸、深摄各韵为分类坐标,描写每韵中各项音韵层次。层次相对时间先后的描写规则主要有二:第一,文白异读土人感;第二,以官话为中心的汉语语音发展史。在东南诸方言中,文白异读常有“白读早于文读”的文白相对时间蕴含,故我们以此作为层次时间早晚的判断规则,白读居于右,表示层次1,文读居于左,表示层次2或更晚近的层次3。在有多于一层的音类分布中,文白土人感有助判别层次1与层次2、层次3的区别,有时却无法准确判断层次2与层次3之间的关系,此时,借助以官话为中心的汉语语音发展史具必要性。东南诸方言的文读系统与官话的多次影响密切相关,在不同时期的官话影响下,东南诸方言呈现“一中心多层次”的音类分布模式(陈忠敏 2013),因此,以官话语音发展史为参照,有助确定文读层间的相对时间顺序。

同时,本文对19世纪潮州方言音韵层次的描写基于罗马字语料的记录,在12本语料中,*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以下简称

<sup>①</sup> 今天的潮州方言文白异读情况,我们以当地人(20—60岁)口语、书面语读音为准。它们仅在某些特定场合才出现,如地方戏曲、专业领域等少数人清楚、多数人不详的情况,或不列入比较,或加以说明。

Gibson(1886)]和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以下简称 Steele(1924)]对模仿晚近官话的新文读音标为“正音”,这也为我们判断文读层相对时间顺序提供了便利。本文的层次描写以上述两项为层次相对时间的确定规则,并参考语料标注。

此外,包括潮州方言在内的各闽南方言中,咸、深摄乃至其他阳声韵读鼻化元音、喉塞韵尾音类为方言白读层常见读音,读鼻音、塞音韵尾音类则为方言文读层常见读音。这种文白分布音类类型亦有助我们对层次时间顺序的判断。故本文描写咸、深摄各项音韵层次,也以闽南方言的这种文白分布音类类型为描写参考。

### 三、咸摄的层次分布及演变

中古咸摄等第分明,开合俱全,亦有重韵特征。其中,开口字层次叠加现象丰富,以下具体分析各等音韵层次分布。

	19 世纪			21 世纪		
覃开一	am	ɔ̃i	蚕	ɔ̃i	蚕	
	oŋ	am	赣	am	赣	
合开一	ap	aʔ	踏合	ap	aʔ	合(hap51-11 手/haʔ51-11 适)
谈开一	am	ã	胆担淡篮	am	ã	担(tam33-34 惊受怕/ta 水)榄(lam53-35 仁/橄 nã53)三(sam33-34 国/第 sã33)
			榄三柑敢	ã	胆淡篮柑敢	
盍开一	ap	aʔ	塔腊蜡	aʔ	塔腊蜡	

覃开一韵主要读 am,异读类型包括 ɔ̃i、am 异读和 am、oŋ 异读。不过,由于这两种异读辖字均非常少,我们认为这种异读并无法代表整个韵母的读音框架。换言之,覃开一韵或未发生整体性的鼻音韵尾转读鼻化元音音变,未形成早期的鼻化元音层。少数读鼻化元音的音节,为参与其他韵类演变的个别结果,即 ɔ̃i、am 异读是音变的个别现象。虽鼻化元音音类不常见,但据文白土人感及闽南方言共有的鼻化元音白读层特征,ɔ̃i 仍属方言白读层读音,即层次 1 读音,与之形成异读的 am 则明显具有中古音系特征,为方言文读

层读音,属层次 2。am、oŋ 异读则不见于今天潮州方言,oŋ 在语料 Gibson (1886) 和 Steele (1924) 记录为“正音”,应为晚近模仿他方言的结果,且这种模仿对方言影响并不深远,一百多年间已消失殆尽。

与覃开一韵相对的入声韵合开一白读层则存在 -p > -ʔ 音变痕迹,形成合开一韵读 ap 与 aʔ 平分秋色的语音格局。其异读类型也是 aʔ、ap 对立,已发生 -p > -ʔ 音变的白读层与后来叠加入方言的 ap 文读层相对,形成二分对立格局。覃开一韵与合开一韵本为阳入对举的韵母,在鼻音、塞音韵尾演变的途径上,却有不同走向。这种阳入声演变的不同路径,主要与其上古来源不一相关。合开一韵主要来自上古“缉部”,与下文的盍开一韵有共同的演变。覃开一韵主要来自上古“侵、谈部”,与下文谈开一韵显现“覃谈有别”的语音格局。

谈开一韵白读层曾发生 am > ā 音变,以 ā 与 am 为主要读音,异读类型也是早期已发生 am > ā 音变所形成的 ā 与后来进入方言的 am 对立的格局。与其相对的入声韵盍开一也因 ap > aʔ 音变而形成 aʔ、ap 异读,这两韵皆展现了两层语音对立。

	19 世纪			21 世纪		
咸开二	am	iam	咸减	iam	咸减	
	am	ā	馅	ā	馅	
洽开二	ap	aʔ	插闸	ap	aʔ	插 (tʃap11-51 入/tʃaʔ11-51 座)
				aʔ	闸	
	iap	oiʔ	夹狭	iap	oiʔ	夹 (kiap51-11 直/koiʔ51-11 团) 狭 (hiap51-11 窄/oiʔ51-11 缝)
	iap	ap	霎峡洽	iap	ap	峡 (山 kiap11/hap11-51 山,地名)
				iap	霎洽	
衔开二	am	ā	衫衔	am	ā	衫 (衣 sam33 襦袂/sa33-34 裤) 衔 (ham55-213 接/ka55-213 只鸟)
狎开二	ap	aʔ	鸭押	aʔ	鸭押	
	iet	aʔ	甲	aʔ	甲	

咸开二韵主要读 am,有 iam、am 和 ā、am 两类异读。am、iam 异读中,19 世纪语料普遍记录了“咸、减”2 字的 iam 韵母读音,而 am 韵母读音,则只有较为关注方言文读音的 Gibson (1886) 和 Steele (1924) 两本语料记录。同时,“咸、

咸”2字的 am 韵母已不见于今天的潮州方言。不过,福建诸闽南方言如泉州方言中,“咸”字今天仍保持 am、iam 对立<sup>①</sup>,且 am 属文读音,iam 属白读音。根据 19 世纪语料的记录,并以福建闽南方言为参考,可以判断 19 世纪潮州方言的 am、iam 异读,也属层次叠加的结果。至于将 iam 与 ā 共同设为层次 1,主要是因为 iam 类读音辖字来自上古“侵部”,ā 辖字来自上古“谈部”,在闽南方言早期层次里,“谈部”多读 ā,“侵部”多读 iam(徐芳敏 1991)。

与咸开二韵相对的入声洽开二韵辖字不多,但表现的层次对立相对复杂。其中 ap、iap 异读的层次判断对其他类异读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土人感与同属闽南方言的厦门、泉州、漳州等方言层次叠加现象,ap 辖常用口语语素,iap 成词具有书面色彩,但与喉塞韵尾音类相比,两者仍具文读层读音,故将 ap 设为层次 2,iap 设为层次 3。与两者对立的已经发生 -p > -ʔ 音变的 aʔ 与 oiʔ,则为层次 1。

衔开二韵主要读 am,异读类型较为简单,表现为 ā、am 异读的两层分布。其对应入声韵狎开二主要读 aʔ,异读类型表现为 aʔ、ap、aʔ、iet 异读。aʔ、iet 异读并不见于今天潮州方言及其他闽南方言。

	19 世纪			21 世纪		
盐开三	iam	ī	染钳	iam	ī	染(dziam53-35 指/nī53-35 布)钳 (老虎 khiam55/铁 ki55)
	ien	iam	脸	ieŋ		脸
叶开三	iap	iʔ	接折	iap	iʔ	接(tsiap11-51 枝/tsiʔ11-51 手)
	ap	aʔ	猎		iʔ	折
					aʔ	猎

盐开三韵主要读 iam,异读类型为 ī、iam 异读和 iam、ien 异读。根据文白土人感可知,ī 为潮州方言乃至闽南方言共有的白读层读音,极具本土色彩。参考官话语音史又可知,ien 明显具有模仿官话色彩的痕迹,属极为晚近层次,而 iam 则属具有中古色彩的文读层。因此,ī 类读音属层次 1,iam 处于中间层次,ien 为层次 3 读音,这种读音参与了潮州方言韵尾 -n 的全面性音变 -n

<sup>①</sup> 参考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资助研究项目“中国五省及东南亚闽方言调查”(项目编号 2002/03)。

> -ŋ, 形成了今天潮州方言的 ienŋ。

与之对应的入声韵叶开三以读 iap 为多, 异读类型有 iʔ、iap 异读和 aʔ、ap 异读。aʔ、ap 异读中 ap 读音相当罕见, 仅有关注晚近文读层的 Gibson (1886) 和 Steele (1924) 两本语料记录, 我们将其设为层次 3。这种设置也是参考同类方言做出的决定。在福建闽南方言中, aʔ、ap 异读辖字“猎”通常有 aʔ、iap 异读, 潮州方言并无 iap 类读音, 反而 19 世纪时多了仅存在于 Gibson (1886) 和 Steele (1924) 正音系统的 ap, 故我们将其设为层次 3, 以示甄别。

严开三韵主要读 iam、业开三韵主要读 iap, 两者辖字较少, 均没记录异读现象。

	19 世纪			21 世纪		
添开四	iam	i	添	iam	i	添(thiam33-34 丁/thi33-34 饭)
	ien	iam	垫	ienŋ		垫
帖开四	iap	aʔ	迭贴	iap	aʔ	叠(thiap51-11 直/thaʔ51-11 楼) 贴(招 thiap11-51 画/iaʔ11-51 紧)
	iap	iaʔ	蝶	iap	iaʔ	蝶(蝴 tiap51/美 iaʔ51)
	iap	oiʔ	挟侠	iap	oiʔ	挟(hiap51-11 持/koiʔ51-11 紧)
				iap		侠

添开四韵主要读 iam, 异读类型包括 i、iam 异读和 iam、ien 异读。其中 i 具有本土白读音色彩, ien 明显具有晚近官话色彩。与之对应的入声韵帖开四以读 iap 为多, 异读类型有 aʔ、iap, iaʔ、iap 和 oiʔ、iap 异读, 展现为两层对立。在不具异读的字音里, 添开四韵辖字“跌”在 19 世纪语料中记为 tiet, 可为今天“跌”读 tiek 提供相应的来源。

凡合三、乏合三辖字稀少, 前者主要读 uam, 后者主要读 uap, 在 19 世纪语料中没有异读现象的记录。不过, 语料 Gibson (1886) 记录凡合三韵的“梵”字读 huan, 乏合三韵的“乏”为 huat, 可为咸摄字 -m/-p 韵尾的演变提供启示。

#### 四、深摄的层次分布及演变

深摄辖韵不多, 呈现两层分布特征。



	19 世纪			21 世纪		
侵开三	im	ã	林	im	ã	林(树 lim55/刺 nã55)
	im	am	淋针饮阴	im	am	淋(lim55-213 浴/lam55-213 水) 饮(im53-35 品/糜 am53, 米汤)
				im		阴
					am	针
	im	iam	森寻	im		寻
					iam	森
缉开三	ip	ap	汁十什拾		ap	汁十什
				ip		拾
	ip	iap	粒		iap	粒
	ip	oi?	笠		oi?	笠

侵开三主要读 im, 缉开三韵字主要读 ip, 这两个韵的异读类型相对简单, 表现了两个层次的对立。该摄 im/ip 作为文读层读音, 即层次 2, 与 ã、am/ap、iam/iap、oi? 作为白读层, 即层次 1 对立。可见, 深摄的也存在 -m/-p 韵尾作为白读层的现象。张盛裕(1979)在描写与潮州方言同属粤东闽语的潮阳方言时, 将 am/ap、iam/iap 这类具 -m/-p 韵尾音类归入文读层, 与 im、ip 并列。我们则认为潮州方言深摄字中的 am、ap 和 im、ip 具有层次上的区别, am、ap 归入白读层更为合适。理由有三。第一, 侵开三、缉开三韵读 am/iam、ap/iap, 与 im、ip 对立的辖字, 均来自上古“侵/缉”部, “侵/缉”部在闽南方言早期层次中有诸多读 -m/-p 韵尾的音节, 与“谈/叶”部的鼻化元音与喉塞韵尾音节相对, 两者的差异正体现了上古音类的区别(徐芳敏 1991)。第二, 与潮州方言同属闽南方言的厦门、泉州、漳州等方言中, 今天也仍存 am/iam、ap/iap 与 im、ip 异读, 如“饮”有 im(文)、am(白)之别, “寻”有 im(文)、iam(白)之别, 参照福建闽南方言的读音分布, 基于同类方言相似性原则, 潮州方言该类读音对立为层次对立的概率很大。第三, 在 am 与 im、ap 与 ip 的异读例字中, 读 am、ap 韵母的音节多为方言口语常用语素或方言特有词汇, 读 im、ip 则多具书面语色彩或出现于与通语相关的词汇, 如“饮”表示“米汤”时读 am, 属闽方言年代久远的特征词, 福州、厦门方言皆存在, 表示“饮品”等于通语意义相同词汇时则读 im。“淋”表示“浇花”“用汤浇饭”等日常动作时读

am,用于与文教相关的形容词或名词如“淋漓”“淋浴”时则读 im,这种词汇层面差异亦可助我们区分读音色彩。上文我们分析咸摄字层次时已经证明,带-m/-p 韵尾读音也曾出现在潮州方言咸摄字某些没有经历鼻音/塞音韵尾转读鼻化元音/喉塞韵尾音变的白读层。从类比角度看,同为阳声韵摄的深摄字白读层出现带-m/-p 韵尾读音,并非不合理。基于此,我们认为深摄 am/iam、ap/iap 与 im、ip 对立,应为具有时间差的不同音类叠加的结果,当归入不同层次。

### 五、咸深摄层次分布特征对韵尾演变的启示

咸摄盐开三、添开四、凡合三、乏合三、狎开二韵出现的-n/-t 韵尾,有助于我们厘清 20 世纪潮州方言咸、深摄的-m > -ŋ/-p > -k 音变现象。徐宇航(2009, 2010)曾讨论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于潮州市区的-m > -ŋ/-p > -k 音变现象,认为这种音变目前处于进行状态,音变与说话者的年龄、居住地域等因素有关。并且,我们认为,咸、深摄该音变的发生,与早于 20 世纪末就存在方言中的少数-ŋ/-k 韵尾相关。至于该类-ŋ/-k 韵尾的来源,则无法确定。现在,基于语料的记录与层次分析的结果可确定,19 世纪语料记录的-n/-t 韵尾,属晚近官话层次。晚近官话方言发生-m > -n/-p > -t 音变现象较为普遍,如反映明代前期官话的《韵略易通》就已出现“真文与侵寻并为真寻”现象(叶宝奎 2001),此后更有不少韵书之韵类反映了该问题。潮州方言咸摄字读-n/-t 韵尾的层次,是借入已完成-m > -n/-p > -t 音变外方言的结果。

19 世纪潮州方言的 ien、iet、uan、uat 类读音,因-n > -ŋ/-t > -k 演变而韵尾由-n/-t 变读-ŋ/-k。于是咸深摄有了与-m/-p 并存的-ŋ/-k 读音。两者相互影响,动摇了-m/-p 韵尾的稳定性,诱发了全局性的-m > -ŋ/-p > -k 音变。这种“层次互动现象”的存在,又可为-m > -ŋ/-p > -k 音变的过程和模式提供线索。陈渊泉(Chen 1973)曾提出汉语方言鼻音、塞音韵尾演变的 5 个阶段,认为-m/-p 韵尾的消失,经过-m > -n > -ŋ 和-p > -t > -k 阶段。比较 19 世纪与今天的潮州方言,可以确定,潮州方言-m/-p 韵尾在 20 世纪的演变,并没有经过-m/-p 先合并为-n/-t,再演化为-ŋ/-k 的阶段,而是直接从-m/-p 演变为-ŋ/-k。这是因为,19 世纪咸摄-n/-t 韵尾,并非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而是借自无-m/-p 韵尾的官话方言,并在 20 世纪初参与-n > -ŋ/-t > -k 音变,变

为-ŋ/-k韵尾。而潮州方言-m/-p韵尾的-m > -ŋ/-p > -k音变则在20世纪中后期才逐渐发生。从时间逻辑上讲,先有-n > -ŋ/-t > -k,后有-m > -ŋ/-p > -k,两种音变分别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在潮州方言独立发生。当-m > -ŋ/-p > -k音变发生时,-n > -ŋ/-t > -k音变已完成,潮州方言已无-n/-t韵尾,因此由-m/-p到-ŋ/-k,一步到位,中间没有经过-n/-t阶段<sup>①</sup>。潮州方言这种由-m/-p直接到-ŋ/-k的演变模式,可为汉语方言鼻音、塞音韵尾演变提供新的模式,拓展“鼻音、塞音韵尾演变阶段”理论。

## 六、结 语

层次研究一般以共时为主,本文考察19世纪记录潮州方言的罗马字语料,分析中古咸摄音韵层次及演变,将层次分析由共时层面推向历时层面。据上文分析,中古咸深摄各韵音韵层次在一百多年间具有简化的趋势,诸多19世纪的异读层次今天仅有一读。同时,来自晚近官话的ien、iet、uan、uat音类因韵尾的-m > -ŋ/-p > -k演变而读ieŋ、iek、uaŋ、uak,-ŋ/-k韵尾音类动摇了咸深摄的-m/-p,这种“层次互动”现象可解释潮州方言20世纪中后期潮州方言韵尾演变的阶段与步骤,丰富和拓展“鼻音、塞音韵尾演变阶段”理论。

### 参考文献

- 陈忠敏(2013)《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北京:中华书局:71。  
 杜佳伦(2014)《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上海:中西书局。  
 徐芳敏(1991)闽南厦漳泉次方言白话层韵母系统与上古音韵部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学位论文:218-220。  
 徐宇航(2009)潮州方言咸深二摄字音韵尾变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龄、区域因素对潮州方言咸深二摄韵尾变化的影响——基于SPSS软件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10-24。

<sup>①</sup> 诸多学者认为当-n/-t合并到-ŋ/-k消失后,潮州方言的-ŋ/-k实际上“偏央”。我们认同“偏央”的语言事实,但要强调的是从-m/-p到“偏央”的-ŋ/-k,并无中间阶段的停留。即在-m/-p的演变过程中,并没有-n/-t与-ŋ/-k的对立阶段。

- (2010)潮州方言咸、深摄韵尾[-m]→[-ŋ]、[-p]→[-k]的音变模式及其成因,《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61-70。
- (2013)十九世纪的潮州方言音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7期:223-244。
- 叶宝奎(2001)《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37。
- 张盛裕(1979)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第4期。
- Ashmore W. (1884) *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Chen M.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38-63.
- Dean W. (1841)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u Dialect*. Swatow: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Duffus W. (1883)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 Gibson J C. (1889) *Sin-Ieh Ma-Thai Hok-Im Tsü Tshuan-Tsü (Ek-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Fielde A M. (1878)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Swatow: Swatow Printing Office Company.
-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watow: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Giles H A. (1877) *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Pub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trait's Government.
- Gibson J C.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Goddard J. (1883)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Lim H. (1886) *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 Singapore-Printed at the Koh Yew Heanm Press.
- Steele J.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The author is unfound. (1896) *Ku-Ieh Tshang-Si Ki Tshuan-Tsü (Ek-T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999078 澳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xyh2005@gmail.com)